



总主编：田海明 吴文胜 执行主编：王焕然 朱寒冬

依据教育部2011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专家审定

Leo Tolstoy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包志刚 编译

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巨著以史诗般广阔与雄浑的气势

生动地描写了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个生活领域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依据教育部2011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专家审定

战争与和平

ZHANZHENG YU HEPING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包志刚 编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与和平 / (俄罗斯) 托尔斯泰 (Tolstoy, L. N.) 著;
包志刚编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3. 7

(新课标·课外经典阅读丛书)

ISBN 978 - 7 - 5396 - 4622 - 0

I. ①战… II. ①托… ②包… III. ①长篇小说—俄
罗斯—近代—缩写 IV. ①I512.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1568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出版统筹: 姜婧婧

责任编辑: 张 莹

装帧设计: 闻 艺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 press - 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 awpub. com](http://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北京嘉业印刷厂 电 话: (010) 61262822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1.5 字数: 19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经典导读

战争是残酷的，人们都不希望遇上战争。可是当我们真正遭遇战争时又该如何面对呢，是消沉甚至自暴自弃还是勇敢地活下去？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里给了我们很好的解答。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以及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幼年》《少年》《青年》，同时他也创作了大量童话。托尔斯泰以自己一生的辛勤创作，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他用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其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托尔斯泰的代表作《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宏伟巨著，它展示了1805年开始的争夺欧洲战争和1812年的俄国卫国战争时期的历史，从多方面反映了俄国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中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面貌，是一部再现当时社会风貌的恢弘史诗。

《战争与和平》问世至今，因其场面浩大，人物繁多，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以史诗般广阔与雄浑的气势，生动地描写了1805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个生活领域：“近千个人物，无数的场景，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领域，历史，战争，人间一切惨剧，各种情欲，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的感情最后迸发，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各种可能的内心思绪，从窃取自己同伴的钱币的小偷的感觉，到英雄主义的最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的沉思——在这幅画里都应

有尽有。”作者对生活的大面积涵盖和整体把握，对个别现象与事物整体、个人命运与周围世界的内在联系的充分揭示，使这部小说具有极大的思想和艺术容量。

作者把战争与和平，前线与后方、国内与国外、军队与社会、上层与下层连结起来，既全面反映了时代风貌，又为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创造了极广阔的典型环境。作者对人物的描写形象既复杂又丰满，常用对比的艺术方法来表述，体裁在俄国文学史上是一种创新，也超越了欧洲长篇小说的传统规范。他的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列夫·托尔斯泰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人类的骄傲，他已被公认为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

对文学拥有“狂恋式爱情”的托尔斯泰，是俄罗斯文学史上创作时间最长、作品数量最多、影响最深远、地位最崇高的作家，重情节、重典型、重写实、重批判的文学时代，在他笔下达到巅峰。百年来，他的作品被译为各国文字，销售量累积超过5亿册，是大师中的大师。

第一章

“亲爱的公爵，热那亚和卢卡现在不过只是拿破仑家族的私人领地了。可是我要事先警告您，倘若您曾经告诉我，在这里并没有发生过战争，倘若您还为这个基督的敌人（我确实相信他是基督的敌人）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和制造的各种恐怖辩护，我就和您断绝关系，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您也就不再是一个忠实的仆人（像您所说的那样）了。哦，您好！您好！我说的话把您吓着了吧？现在请坐下来我们聊聊。”

以上的这段话是玛利亚·费奥多芙娜太后的女官兼心腹——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在一八〇五年七月，接待她的首位前来参加晚宴的达官富人——瓦西里公爵时所说的。安娜·帕夫洛夫娜咳嗽了几天，照她说，是患了流感——当时“流感”是个新词，只有少数人采用。那天早晨在穿着红色制服的侍从分送的请柬中，一律写了这样的话：

伯爵（或公爵）先生，假使您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并且假使赴一个可怜的病人的宴会不令您感到太怪异，则今晚七时至十时恭候您光临舍下，无限欢迎。

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

公爵答道：“上帝啊，多么严厉的责怪啊！”他并没有因受到这样的接待而感到不安。他身上穿着绣花的礼服、长筒袜、低口鞋，胸前佩戴着几枚勋章，那张扁平的脸上流露着一种轻松、愉快的表情。

他的声音是如此宽厚温和，他的法语说得如此优雅。那种法语不仅是我们的祖先用来说话的，而且是用来思考的，那种腔调又是一个在宫廷和社交界中阅历深厚的重要人士所不可以缺少的。他走到安娜·帕夫

洛夫娜面前，俯下了他那颗喷洒过香水的闪闪发亮的秃头，吻了吻她的手，随后悠闲地坐到安娜·帕夫洛夫娜身边的沙发上。

“亲爱的朋友，首先，您告诉我，您的身体怎样？请让我放心。”他说，没有改变他的声音和语调。在语调的礼貌与同情里却可以体味到他的漠不关心，甚至讥讽。

“当你精神痛苦的时候，身体怎么会好呢？在这样的时候，一个有感觉的人能够不焦心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我希望您一个晚上都在我这里，行吗？”

“那么英国大使馆的庆祝会呢？今天是星期三，那里我一定要去一下的，”公爵说，“我的女儿要来找我，陪我一道去的。”

“我以为今天晚上的庆祝晚会取消了。我认为这一切的庆祝会和放烟火都要变得无味了。”

“要是他们知道了您想要这样，他们就会把庆祝会取消了，”公爵说，好像一个开足了发条的时钟，习惯地说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不要挖苦我了。哦，关于诺沃西利采夫的紧急公文，他们做了什么决定呢？您全都知道。”

“怎样向您说呢？”公爵用冷淡的没精打采的语气说，“他们做了什么决定呢？他们断定了，拿破仑已经破釜沉舟。我觉得，我们也要破釜沉舟了。”

俄国首都圣彼得堡（现在的列宁格勒）贵族们府邸中，几乎天天都有晚会。圣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人几乎都来赴会，在安娜·帕夫洛夫娜客厅里的客人逐渐多了起来。这些人即使年龄和性格不同，可是他们生活在一样的环境中。瓦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人海伦也来了，不过她是来接自己的父亲的，随后他们一起去参加大使的招待会。她的胸前佩戴着花字奖章，穿着一身漂亮的晚礼服。年轻的博尔孔斯基公爵夫人也来了，那个被称为圣彼得堡最有魅力的女人。她是去年冬天出嫁的，现在已经怀孕了。由于有孕在身，现在不经常在社交场合露面了，只是偶尔会参加一些场面不大的晚会。公爵小姐爱伦微笑着，从走进客厅时起就挂着那样不变的、绝色佳人的笑容。她那点缀着毛绒饰品的白色礼服由于摩擦发出了一些细微的响声，她雪白的双肩、柔顺有光泽的头发以及钻石都显得闪闪发光。她从为她让一条路的男人中穿行着，她的眼睛没

有看着任何人，却又对全部的人微笑，好像大方地让每个人都有权利欣赏她那丰满的双肩、曼妙的身材，还有她那按时尚装束袒露的背和胸，仿佛随身带着晚会的光彩来到安娜·帕夫洛芙娜身边。爱伦是那么美，以至于在她身上人们非但没有看到一点妩媚的样子，而且相反，她好像为自己那过于强烈、而又不容置疑、令人神魂颠倒的美貌感到那么的羞愧至极，感觉她似乎做不到减少自己美貌的魅力。

瓦西里公爵的儿子伊波利特和他美丽迷人的妹妹长得是那么相似，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外表几乎一模一样，他却显得那么愚蠢。他的面庞和妹妹的一样，可她是那么自信满满、乐观、充满青春活力，还有她那不曾改变的微笑以及非常少见的、带着一种古典式的优美体态让她显得美艳动人。一样是那张脸，哥哥却相反，总是表现出一种自满自足而且又怨天尤人的样子，和一副愚昧的神情。他的身体那么瘦弱，眼睛、嘴、鼻子，一切都挤在了一块儿，如同在做着莫名其妙的鬼脸，而他手脚摆放的姿势总是那么生硬。伊波利特介绍的莫特马尔也来了，莫特马尔子爵是一个举止柔和、面容清秀的年轻人。显然他以名士自居，但出于良好的教养，他在自己的那个社交圈子里总是表现得谦逊又十分随和。在此之外还有莫里约神父以及其他很多人。

参加晚会的许多宾客中，还有一位英姿勃勃的青年特别引人注目，他的名字叫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是鲍康斯基老公爵的儿子。博尔孔斯基公爵个头不高，表情严肃清秀，但长得倒很潇洒，没有半点纨绔子弟的样子。看上去是一个魅力非凡的年轻人。可是他身上的一切，从充满倦怠且烦闷的目光，一直到缓慢、从容的步履，都和他那个小巧活泼的妻子对比鲜明。可以看得出来，他不仅认识客厅里所有的人，而且对他们感到那么厌恶，以致看他们甚至听他们讲话都让他感到索然无味。在所有这些都令他感到索然无味的人中，好像他妻子俏丽的面孔几乎是最令他厌倦的。那种一脸的苦相破坏了他英俊的容颜，他把自己的脸转过去不看她。

他的妻子莉萨陪他一起来。莉萨年轻活跃，对身边的事物好像没有一样不感兴趣，这和安德烈孤介深沉的个性，成了强烈的对比。

今晚的来宾全是贵族和富豪，每一位安德烈都熟悉，他觉得这些人尽谈些无聊话，听起来很不耐烦，所以还没有结束就想回去。可是，看

见莉萨玩得正高兴，只得勉强忍耐着等她，却在心里骂道：“无聊，真无聊。”

在另一次晚会散场后，安德烈邀好友到他家的书房谈天。

一位身材彪悍、却略有些发胖的年轻人，他梳着平头，戴着一副眼镜，身上穿着当时时髦的浅色裤子、高褶领衬衫和褐色的燕尾服。这个胖胖的年轻人是叶卡捷琳娜时代鼎鼎有名的大官、现居于莫斯科却即将去世的贝兹霍夫伯爵的私生子皮耶。这可是他头一次参加莫斯科的社交活动：他刚从国外学习回来，而且还没在任何一个地方开始工作。虽然他不是伯爵的原配夫人生的，伯爵仍很疼爱他。

“我告诉你，你可绝对不要轻易就结婚。这是我对你的忠告！”谈话中，安德烈突然加上这一句，接着又说：“即使想结婚，等年纪大点也不迟。否则，你超人的精神与心中的抱负都会消失掉，然后像我这样，变成一个一无所用的老人。”

“别开玩笑，谁不知道你是个令人羡慕的人，怎么说一无所用呢？”皮耶带着一点口吃的声调说，“你现在就很幸福，将来更……”

“不，我已经没有将来了。”安德烈的嘴角稍露微笑，喃喃地说。那种表情看起来真像一位老人。

他是军人，身体并不像军人那么结实；虽然出身贵族家庭，但对现实深感不满，经常觉得心灵空虚。

一支俄国军队来到了奥地利大公领地的一些市镇和村庄，就在一八〇五年十月的时候。从那之后还有新的团队陆续从俄国开来，现在的他们驻扎在布劳瑙要塞附近，而在布劳瑙，没有库图佐夫元帅的司令部。扰乱了当地居民平静的生活。

在一八〇五年十月十一日，有一个步兵团刚刚才到达布劳瑙，而且总司令在离市区半英里的^[1]地方对他们进行着检阅。虽然果园、瓦屋顶、石围墙、远处的山峦都非俄罗斯风格，而且出于好奇来观看士兵的居民们也都不是俄罗斯人的样子，可是那个团队的每个举动却和在俄罗斯所有地方全部准备或正在接受检阅的俄国团队基本一样。

全队接到了总司令要检阅行军中的队伍的命令，就在最后一次

[1] 一英里合1.6093公里。

行军后的傍晚。团指挥官对命令产生了很多疑问：难道是只要穿行军服装吗？在营长会议上决定团队穿礼服接受检阅，暂时抱佛脚总比什么也不做要强很多。于是士兵们在经过三十公里的行军之后，通过连夜作战来进行着一些修补和刷洗的工作，那些连长们和副官们则一遍一遍清点着部队的人数，也在进行着调配。于是，到了早晨的时候，团队的面貌俨然不再是前一天晚上最后一次行军时那样地散漫和邋遢了，已经焕然一新，一支军容整齐的队伍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而且明确了各自的任务，甚至仔细到每个纽扣和每条皮带都规规矩矩、方方正正地摆放着，而且大家都清洁得闪闪发光。不仅外表，一切都是那么的井然有序，就算总司令想看一下军装里面的话，他将会看到的是每人都穿着一样的洁净的衬衫，甚至每一个行军袋里面都装着合乎规定的物品，就像兵士们所说，“肥皂，针线包，都是那么地一应俱全”。可是，现在还有一件让人不放心的事情，这就是鞋。在经过一千俄里的长途跋涉后，大家的靴子已经被穿破，尽管一再地请求，团队还是没有能从奥国主管部门那里拿到所有的新靴子。

现任的团长是一个上了年纪、敦实、而且易冲动的将军，他须眉均已花白，从胸到背的厚度比两肩的距离还宽，留着络腮胡子。他穿着崭新的军装，还佩带着金肩章，这样显得他肥厚的双肩总是有点儿向上耸着。而团长的样子如同是出色地完成了一项平生最伟大的事业似的。只见他在队伍前面走来走去，而且每走一步就抖动一下，随后微微地拱起自己的背来。显然，这个团长在心满意足地欣赏他的团队，并且为它而骄傲，的确，他倾其所有在自己的团队上了。即使是这个样子，他那抖动的步态好像也说明，在除了军务之外的所有事中，在他内心里对女性的兴趣以及社交生活也是举足轻重的。

刚好妻子莉萨有孕在身，安德烈为了送她到住在乡下领地的父亲那儿，离开了圣彼得堡。

父亲鲍康斯基老公爵，常常说话快得让人听不清楚，不过由于父子间特有的默契，他已习惯了，这才能明白父亲的意思。父亲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隐居在乡下，和独生女——安德烈的妹妹玛莉亚过着悠闲的生活。

这位老人，以前在圣彼得堡的宫廷中，因个性固执，受到大家的排挤，最后终于被贬还乡。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是一位少见的、没有半点贪欲之念的老实贵族。

在久违的老家，安德烈发现墙上新挂了一个镀金的框画，里面装着鲍康斯基公爵家的族谱。

对面的墙上，也多了一幅鲍康斯基家祖先某某大公爵的肖像画，同样用镀金画框装着，安德烈也是第一次见到。

他发现这幅画画得并不好，正在仔细观看到底是谁的手笔，玛莉亚从里面走出来：“哥哥，你一个人在那里做什么？”

“没什么。我正在想，这也许是父亲的嗜好，可是像这样的画挂在客厅里，我倒觉得不太合适。”

“不，你不能这么说。”

“可不是吗？那么有教养的父亲，居然会把这种没有多大价值的东西挂在这里，你不觉得奇怪吗？”

玛莉亚惊讶地看着安德烈的脸，她对哥哥的批评似乎很不服气。

虽然她称不上美女，但心地清纯，禀性温柔，整天陪伴在父亲身边，不像圣彼得堡或莫斯科的贵族小姐们喜欢赶流行。她的父亲——老公爵特别疼爱她，父兼师职，每天指导她课业，从不间断。因此，在玛莉亚的心目中，父亲是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人。

第二章

安德烈并不讨厌父亲，他知道父亲是一位大好人，只是有点顽固而已。他敬爱善良的父亲，对唯一的妹妹玛莉亚也非常关心。

可是他和妻子莉萨之间，一直不能沟通，这让他觉得婚姻生活毫无乐趣。

当天晚上，安德烈在他的房间里和玛莉亚闲话家常。

“哥哥，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缺点，嫂嫂当然也不例外，你应该原谅她才好。嫂嫂的少女时代都在奢华的社交界出入，短时间内也许会不太习惯乡下生活。不过哥哥，你也该替嫂嫂想想，在你出征期间，她必须一个人在乡下过寂寞的日子。所以，我是同情嫂嫂的。”

安德烈看着妹妹微笑着说：“玛莉亚，你不也一直都住在乡下吗？你觉得乡下的生活那么寂寞，那么讨厌吗？”

“我可不一样。我习惯这里的生活，不羡慕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和奢华的社交界。”

“真是我的好妹妹，可是我很担心，你常年照顾父亲，一方面又热心作礼拜，不知不觉中，恐怕会耽误青春。”

“不，我时常向上帝祈祷。请不要为我担心，上帝一定会赐给我幸福的。”

第二天，安德烈告别父亲、妹妹和妻子，赶往前线。出发前，父亲把写好的一封信让他带去给库图佐夫将军，所以，他报到后，得以担任这位俄军最高指挥的副官。

当年十二月初，有名的奥斯特里茨战役爆发。俄奥联军被陈圃皇帝拿破仑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安德烈的头部中弹，满身是血地倒在一个斜坡上，手中还紧握着军旗。

傍晚时分，一位穿着高级军服的军人骑马从他的身旁经过。这位军人就是拿破仑。

“死得真壮烈啊！”拿破仑俯视着安德烈自言自语着，马同时也停下来。跟在后面的两个侍从称他“拿破仑陛下”。

安德烈听到说话声，也听到有人在称呼“陛下”，可是感觉上，那声音细得像昆虫在鸣叫。

安德烈空洞的双眸映照出又高又蓝的天空。平常他就很崇拜拿破仑，而且视他像宇宙那么伟大，今天拿破仑来到他身边，他却茫然无知。

“过去我总是懵懵懂懂地过日子，以致虚度了人生。这大自然的伟大以及肉体上的剧烈痛楚都……”突然间，安德烈的心中产生了生之欲望。他用尽所有的力量，动了一下身体。

“哎呀，这个人还活着。”拿破仑接着说，“赶快把他送到医务站去！”就这样，安德烈被担架抬走了，因为伤口剧痛，途中就昏迷过去。

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和很多受伤的人，躺在作为法军临时医务站的农家里。

奥斯特里茨战役结束后，公报发表阵亡战士的名单，安德烈也在内。鲍康斯基家的人以为他已经阵亡了，而不再怀着任何希望。

其实，安德烈却奇迹似的捡回一命。几个月后，当他突然出现在领地的宅邸时，老公爵和玛莉亚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向很清静的宅邸蓦然充满了欢笑声，但是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在等着安德烈——他的妻子莉萨在产下男婴的同时去世了。

“嫂嫂也很不错，她总是保持着大家闺秀的风度。我想也许正是这一点，哥哥才对她不满意。可是她已经逐渐习惯乡下的生活，而决心在这里等你回来，没想到她……”玛莉亚边哭边说。

有一天，安德烈为了一些事情，去拜访离领地不远的罗斯托夫伯爵。

当时虽是春天，天气却很闷热。马车四周扬起阵阵灰沙，经过河边的时候，很想跳下去泡水消消暑。

安德烈驾着马车沿着林荫道前进时，右边的树林后面突然跑出几位少女。

少女们发出清朗的笑声，从安德烈的马车前面跑过去。

最靠近马车窗户的一位少女身材娇小，眼睛和头发同样漆黑，身上穿着黄色印花衣服，头顶扎着一条纯白手帕，蓬松的黑发从手帕下面露出来。

“啊！”少女发现坐在马车里的是个陌生人，立刻移开视线，呵呵地笑着逃开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安德烈突然感到一阵悲伤。

五月的天空是那么晴朗，阳光是那么明媚，万物也都充满活力，为什么他心里却觉得无限寂寞呢？

“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可能她也不想知道吧，在同一个天空下，她过得那么愉快，而我呢？我和她的人生是如此的不同。”安德烈到达罗斯托夫家后，还在想着那位少女。

罗斯托夫伯爵和安德烈的父亲鲍康斯基公爵大不相同，他是个性开朗，很懂得享受的贵族，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郊外都拥有大宅邸和大别墅。现在虽然住在乡下，每天照样邀请地方上的名士，一会儿宴会，一会儿打猎，日子过得很惬意。

安德烈来访，伯爵大表欢迎，把该办的事办完后，便设宴招待他。

宴会开始前，伯爵先介绍女儿和安德烈见面：“这是小女娜塔莎。”安德烈一看，竟是今天在林荫道上碰见的那位身材娇小的少女。

娜塔莎真不愧是在自由气息下长大的，这个有着乌黑眼睛以及一张大嘴巴的女孩，即使并不漂亮，却十分活泼。由于跑得太快的缘故，她的肩头露了出来，一头黑卷发披在后方，身上穿着无袖的礼服，纤细的手臂袒露着，她穿着镶着花边的裤子，脚上穿的是低口鞋。现在的她正值妙龄。她立刻从父亲的怀抱里挣脱了出来，随后又跑到公爵夫人面前，好像根本不在乎母亲那严厉的斥责，将她那泛红的脸挤在她母亲大披肩的花边中。甚至不知她在笑什么，只是断断续续地嘀咕着从衣褶里取出了个小娃娃。

“这位叫索尼娅，是我亲戚的女儿，因为家里有事，所以寄居在这里，我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罗斯托夫伯爵指着另一位少女介绍给安德烈。

索尼娅是一位黑发女郎，而且身材纤细，看上去是那么的小巧玲

珑，修长的睫毛下有着柔和的眼神，浓密乌黑的辫子在头上盘了两圈，她的面容和她那肌肉发达却优雅的胳膊及脖颈上的皮肤，是泛黄的。瞧她那不慌不忙的动作，柔软灵活的腰肢和好像有点顽皮的感觉，使人联想到迷人却还没发育完全的小猫，而且一定会是一只漂亮的猫。她认为用微笑来表示参加了大家的谈话一定是得体的，可是她的眼睛却情不自禁地从自己那浓密的长睫毛下偷偷注视着她那立刻要参军的表兄，眼里还充满了少女火热的真情，以至于她的笑容根本骗不了任何人，显然那只小猫蹲下去只不过是为了更有力地跃起，能像娜塔莎和她的表兄保理斯那样逃出客厅去，同时开始和保理斯说笑着。

安德烈不断地把视线投向在另一边谈笑的娜塔莎，心想：“她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究竟有什么事让她那么高兴？”宴会完毕，安德烈被招待在客房休息，躺下去久久不能入睡，也许是换床铺加上天气闷热的关系。

他起床走到窗前，把窗户打开看看外面的景色。

当他拉开百叶窗的同时，屋外的月光立刻倾泻进来。这是个幽静的月夜。

临窗有一排修剪得很整齐的树木，月光照到的部分反映出银白色的光芒。树下是一片被露水沾湿的草坪。一轮明月高挂在亮晃晃的星空中。

安德烈的寝室在二楼，同一层其他房间的人好像也睡不着的样子，说话的声音传进他的耳中。

“那我们为大家演唱什么呢？”她问道。

“《泉水》。”尼柯莱回答。

“那么我们这就开始唱吧。保理斯，过来！”娜塔莎说道，“还有索尼娅？”

她环顾周边，却发现她的朋友没有在室内，就跑去找她。

娜塔莎去了索尼娅的卧室，可并没有见到她，随后又跑到儿童室，那儿也没发现索尼娅。娜塔莎暗自思考，她一定是在走廊里的箱子上——那里是罗斯托夫家女孩子们发泄悲哀的地方。正如娜塔莎所料，索尼娅就在那里。她伏在箱顶保姆用的污秽的条纹羽毛褥子上，哽咽着，用手捂着哭泣的脸，裸露的小肩膀在微微颤抖。娜塔莎因过命名日而整

天活泼的笑脸突然消失不见了，她先是神情呆滞、眼光木然的样子，随后她那宽阔的脖子颤抖了一下，两个嘴角耷拉着。

“索尼娅！你怎么啦……到底发生了什么？呜……呜……呜……”

娜塔莎咧开大嘴，哇哇大哭起来，脸上全是一副狼狈样，可是她哭得毫无根据。索尼娅竭力想抬起头来回答，却办不到，她只好把头埋得更深了。娜塔莎哭着坐到蓝条纹羽毛褥子上安慰似的拥抱她的朋友。索尼娅这才勉强坐起来，擦着脸上的泪水开始讲述起来。

“就在七天之后，尼柯莱就要离开了，现在他的……公文……已经到了……他是这么对我说的……就是这样的，其实我原本不想哭的，”说着她举起手里的一张纸——上面是尼柯莱写的诗，“我本来不想哭的，只不过你不明白……你们谁也不会明白……他可是有一颗仁慈的心啊！”

说罢，只要一想到他的高尚的心地，她又开始大哭起来。

“你当然非常好……我根本不嫉妒……我真的十分爱你，也十分爱保里斯，”她故作十分振奋地说道，“他十分可爱……这些对于你们没有威胁……可尼柯莱是我的表兄……因而必须有……大教主本人的^[1]……就是那样，根本也不可以。还有，倘若被妈妈知道，她会指责我会毁掉尼柯莱的前程，甚至会说我不知道感恩图报，可是事实上……上帝作证，”说着她就虔诚地画了个十字，“我是那么地爱他，我更爱你们大家，只是薇拉……到底为何呢？我到底是哪里对不起她了？我是那么感激你们，我现在是多么愿意为你们奉献出我的所有，可是我一无所有啊……”

索尼娅又把脸藏在羽毛褥子和手里，再也说不下去了。娜塔莎慢慢安静下来，从她的脸上能看出，她已经完全知道自己朋友的痛苦是多么深了。

“索尼娅，”她突然说道，像是知道了她朋友伤心的根源，“薇拉饭后对你说过什么，是吗？”

“是的，这些诗是尼柯莱写的，另外还有我抄的一些诗，放在我桌

[1] 俄国正教规定，近亲通婚须经总主教许可。俄国正教一共有三名总主教，其中一名在莫斯科大教区。

上被她发现了，她威胁我，说要拿给妈妈看，还说我忘恩负义。她说，妈妈不会同意我和他结婚的，她说，他结婚的对象应该是朱莉。你看他跟她整天在一起……娜塔莎，这到底是怎么了？”

她又开始大声地哭，而且哭得更悲伤。娜塔莎扶起她，拥抱了她一下，泪眼婆娑地笑着开始安慰她。

“索尼娅，千万别听她的！亲爱的，你不要相信她！你还记得我们和尼古连卡，饭后在起居室里谈话的情形吧？是的，我们现在把未来都安排好了。即使到底是怎样决定的我忘了，不过你记得吗？现在的事都十分顺利，一切都会安排妥当的。申申舅父的弟弟不是娶了他的表妹吗？我们只是堂表姐妹呀，保里斯也说过，事实上是完全有可能的。你知道的，他是多么的清楚整件事情，而且他还是那么的好，还是那么的睿智！”娜塔莎说道，“不可以哭，索尼娅，亲爱的，我的心肝——索尼娅！”她笑着吻了她一下。“可恶的薇拉，让她见鬼去吧！我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根本不会向妈妈告状的。尼柯莱一定会亲自告诉她的，因为他喜欢的根本不是朱莉。”

娜塔莎吻了她的发丝。索尼娅坐了起来。此时这只炯炯有神的小猫又神气起来了，好像就要摆起尾巴，随后跳起来用柔软的爪子玩着绒线球了。

“事实真如同你说的那样吗？”她一边迅速整理着她的外衣和头发一边说道。

“当然，的确如此！”娜塔莎肯定地回答道，一边把她朋友辫子下掉出的一绺头发给塞了回去。

随后两个人都开怀地笑了。

“快跟我来，现在我们去唱《泉水》吧，就等你了呢。”

“嗯，那我们赶紧过去！”

“我告诉你，那个胖嘟嘟的坐在我对面的皮埃尔真是滑稽！”娜塔莎突然停下脚步说道。“我好开心！”

随后她们焦急地沿着走廊跑了下去。

索尼娅抖落身上的一些绒毛，迈着轻快的步子，怀揣着那些诗篇，而又涨红着脸紧随在娜塔莎后面顺走廊跑下去。她们到了起居室。在客人们的强烈要求下，她们唱了《泉水》四重唱，大家都十分开心，都沉